

启迪民智
传播新知

吕思勉◎著

中国人,读国学

——这个国学知识最靠谱儿



石油工业出版社

吕思勉◎著

中国人,读国学

——这个国学知识最靠谱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 读国学: 这个国学知识最靠谱儿 / 吕思勉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83-0522-3

I. 中...

II. 吕...

III. 国学—通俗读物

IV. Z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1652 号

中国人, 读国学——这个国学知识最靠谱儿

吕思勉 著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 址: <http://www.petropub.com>

编辑部: (010) 64523643 发行部: (010) 6452362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16.5

字数: 240 千字

定价: 35.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12岁开始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曾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新中国成立后，重返光华大学。后来，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吕思勉，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现代史学界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当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治史严谨，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同时还吸收了西方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这使他的史学广阔宏富，别成一派。他写书时，经常证据罗列，然后给出一些暗示；证据不足时，却不强说出结论，而是留待来者。吕思勉认为：学历史不是仅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的。此可作为他对历史研究之态度。也正因为此，吕思勉先生的很多著作对后人研究历史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吕思勉先生的众多历史著作深受读者的欢迎，现在我们把他的一些著作加以汇集整理进行出版，以便大家更深切地把握吕思勉史学思想的

精髓，更好地了解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为指导青年学子阅读国学的开示门径之作，写就于先生的学术盛年期。吕思勉的国学著作，在民国时期一经出版，即受到当时的国学爱好者和整理者的大力追捧，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虽世易时移，但其价值却历久弥新，仍对当代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吕先生在国学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著述颇丰，我们此次整理汇集了其较有深远影响的三部专著与讲义，分别是：《国学概论》《理学纲要》和《中国文化史》。本书堪称是一部经典深刻、最切合今人实际的国学巨著。作者观点权威，论述严谨，考证精详，旨在给读者带来更深刻、纯粹的阅读体验，实为不可多得的国学入门佳作。

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能从吕思勉的国学著作及其严谨的治学风格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育。

目 录

第一篇 国学概论

何谓国学 /003

中国学术之分期 /003

先秦诸子之渊源一——古代之宗教哲学 /004

先秦诸子之渊源二——王官之学 /007

先秦诸子之学 /010

秦汉时代学术之新趋势 /017

魏晋玄学 /022

佛 学 /024

宋明理学 /030

清代考据学 /036

中国近代之思想家 /041

第二篇 理学纲要

- 绪 论 /047
- 理学之原 /048
- 理学源流派别 /064
- 濂溪之学 /072
- 康节之学 /081
- 横渠之学 /094
- 明道伊川之学 /103
- 晦庵之学 /115
- 象山之学 /131
- 浙 学 /140
- 宋儒术数之学 /151
- 阳明之学 /161
- 王门诸子 /174
- 有明诸儒 /187
- 总 论 /193

第三篇 中国文化史

- 研究历史之目的 /211
- 何谓文化 /211
- 中国文化之起源 /212
- 历史年代 /215
- 三皇五帝事迹 /217

古代之社会组织	/222
社会阶级	/225
古代之生业	/230
古代之道路	/237
古代之用人	/240
先秦诸子学术	/241
秦、汉时之新局势	/243
此时之政情	/244
汉代学术	/247
汉代兵制变迁	/248
汉代刑法变迁	/248
此时代重要之现象	/249

• • • • •

何谓国学

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为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吾国汉代古谚曰：“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吾国旧时视外来华者，不知其学。较进，则知可学其一二端。更进，则知其自有其学术，而与吾国为截然不同。然由今之所见，则知中国之与外国，实为大同小异者也。古代各部落，有知造舟者，有知制车者，各有所能，各有所不知。今外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文明日启，距今亦为时不远。由将来观之，东西两洋之文化，犹古代各部落间文化之关系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实亦不然。今世之各社会，皆为文明之社会，其程度相差无几，善亦同善，恶亦同恶，固无何高下也。

中国学术之分期

1. 中国学术之渊源：(1) 古代之宗教哲学。(2) 政治机关经验所得，所谓王官之学。
2. 合此两者而生先秦诸子之学，诸家并立。
3. 儒家之学独盛。
4. 儒家中烦琐之考证，激起空谈原理之反动，偏重《易经》，与道家之学相合，是为魏晋玄学。

以上为中国学术自己的发展。

5. 至此而佛学输入，为中国所接受。萌芽于汉魏，盛于南北朝，而极

于隋唐，其发达之次序，则从小乘至大乘，是为佛学时代，而玄学仍点缀期间。

6. 至唐而反动渐起。至宋而形成理学。理学之性质，可谓摄取佛学之长，而又去其不适宜于中国者。

此为中国学术受印度影响之时代，至明亡而衰。

7. 而欧洲学术，适于此时开始输入。近百年来，对中国学术逐渐发生影响。[前此与欧洲之接触，仅为技术上，而非学术上的，故未受若何之影响。]^①

先秦诸子之渊源一——古代之宗教哲学

宗教哲学，今日为对立之物，在宗教起源之时则不然。一种宗教之初兴，必能综合当时人之宇宙及人生观，而为之谋得一合理之解决。此时之宗教，亦即其时最伟大最适宜的哲学。[凡一种大宗教，必具高深及浅显二方面之理论，以满足于高等与低等之人。]但宗教之为物，不徒重理智，而兼重意志及感情，故易于固执具体的条件，久之，遂变为落伍之物，而哲学乃与之分离。[宗教与理智方面，仅为其一种手段，使人得理智上之满足，其注重者，乃偏于意志及感情方面，使信之者得感情之安慰，秉坚强之意志以信仰其宗教。夫意志坚强之人，固不免易于固执也，故信教者，常以强烈之感情徘徊，以坚强之意志守旧，以致久而落伍。]故宗教之与哲学对立，非其本来对立，而由于宗教之陈旧。而论古代之学术，仍必溯源于宗教。

中国之宗教思想，最早盖系“拜物”，《周礼》分祭祀之对象为天神、地祇、人鬼、物魅四类。物魅盖即拜物时代之遗也。此时之思想，太觉幼

^①书中“[]”标记的文字为当时吕思勉先生授课时的口述文字。

稚，对于学术思想，无甚影响。

稍进，则为“天象崇拜”，其中又分为二期，前期盖在女权昌盛时代，所崇拜之大神，[神之为物，表面视为与人无关的，人外的，实则此种之神，已成为人为的神，具有人之性质。神之组织及一切，皆以人为依据，与人相类。]悉视为女性。《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可见古无抽象的整个的天神。后世祭天之郊祭，只是祭日，而《楚辞》《山海经》皆以羲和为女神。整个的地神，古代更其没有，所祭的只是自己所住所种的一块土地，是为社祭。地神的被视为女性，更古今皆然。关于此问题，可参看日本田崎仁义所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王学文译，商务印书馆本。

女权时代之思想，存留于后世者甚少，只有一部《老子》，是表现女性优胜思想的。《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礼，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说者谓殷《易》先坤。这该是一种女性优胜的遗迹，但殷《易》之内容不传，今所传之《周易》，则完全表现男性优胜之思想矣。[《周易》先乾。]

大概中国学术思想，大部分是从周朝流传下来的，殷以前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周朝宗法特别发达，可见其为男权昌盛的社会。而殷朝兄终弟及，是一个母权社会的遗迹。周在西方，殷在东方。后来齐国长女，名为巫儿，为家主祠，不出嫁（《汉书·地理志》），而齐太公为出夫（《战国策》）。燕人宾客相遇，以妇侍宿，婚嫁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亦见《汉书·地理志》）。楚王妻妹（《公羊》桓公二年）。皆可见风俗与周不同。然此等文化，多已沦亡了。

古代宗教哲学之骨干，为阴阳五行，但二者似非一说。[阴阳最早见于《周易》，然不及五行之说，五行最早见于《洪范》，然不及阴阳之说。且自古至今，从未有合论二者者，后世言阴阳者众，而说五行者寡，则以阴阳能自圆其说，而五行不能也。]五行之说，见于《书》之《洪范》，后来衍其说最详者，为《白虎通义》之《五行篇》，虽煞费苦心，然究属

勉强，予意水、火、木、金、土乃古代管此工事之五种官。〔水，通沟渠，建桥梁。火，未知钻木取火，得火不易，设之以保存火种。木，伐木制物。金，冶金之事。土，营建之事。〕本非哲学上分物质为此五类，后来哲学家就已成事实而强为之说。〔物体之之然，气、液、固体。印度之哲学，言地、水、风、火四大。地，固体；水，液体；风，气体，益之以火。如此分法，尚觉可通。而五行之水、火、木、金、土，水为液体，木、金、土为固体占其三，无一气体，不必哲学家，亦知为不妥，故决非哲学家分物质为此五类。〕其说本来不合论理，故虽煞费苦心，终不能自圆其说也。〔五行之变化，有生胜之说，亦作生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其中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克土、土克水等，实不甚可通。〕

至于阴阳，则因人之认识，必始于两，而现象无论如何错杂，亦总可归纳之而成二组，即谋与非谋，此即正负，正负即阴阳也。故其说处处可通，而古人推论万物，必自小而推诸大，于是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此时以阴阳为实质，尚未合哲学之原理。〕再进，知万物之原质推一，乃名此原质曰气。假想万物之变化，皆由于气之聚散，而气之所以动荡不已，则由于阴阳二力（阴静阳动）之更迭起伏焉。至此而哲学上之泛神论成立矣。〔泛神论者，即谓神即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本身。〕

宗教哲学之进步，既进于泛神论，则事物变动之原因，即在事物之本身。（古代野蛮人不知自然规律，只知人律，其视万物为有知，一切皆神所为。而其所谓神，亦有实体，《墨子·天志》《明鬼》之论，所谓天、鬼者，皆有喜怒，欲恶如人，则其证也。至此泛神论既成立，遂自有神而进为无神矣）而别无一物焉，在其外而使之者，此之谓自然。〔自，始也；然，成也。古书自然之“然”字，无作如此之解者。〕自然之力，至为伟大，只有随顺利用，而不能抵抗。而自然界之美德，如“不息”、“有秩序”、“不差忒”等，均为人所宜效法，此之谓“法自然”。〔法家即如是，谓政治上之赏罚，当以自然界之美德为准则也。〕自然之规律，道家称之

曰道。[《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自然现象，永远变动不居，而其变动也，又有一定之规律，是为“变易”，“不易”，加以永不止息，若人之任事，不觉其劳苦然，是为“简易”。所谓“易一名而兼三义”也，不易之现象，是为循环，祸福倚伏之义，由此而生。[吾国古代以农为主，注意于不易之现象，故有祸福倚伏等义。盖以为自然界之现象既如是，人事亦当如是也。] 自然力既伟大，人根本绝无能为，委心任运之义，由此而生。

自然之力，固无从从时间上指其原理，亦无从从空间上指其根源。然强为之名，固可如此。[盖泛神论者，本无因果也，惟无因果之关系，则无可加以思想，故强为之名，而为是说者，亦明知其为强说而已。] 此种力之原始（系人所强名的），儒家称之为“元”。《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卦·彖辞》）《春秋》家谓：“《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公羊》隐公元年何注）是也。[其他如《公羊》何注，隐公元年，曰：“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化。”《春秋繁露·重政》曰：“元者，万物之本，在乎天地之前。”]（古人以天为万物之原因，而元为天之原因）在男权优胜时代，最贵此种健行的美德，但女权优胜时代柔能克刚、静以制动等见解。[今所存者，以《老子》为代表。] 亦仍保有相当地位。

先秦诸子之渊源二——王官之学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古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义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徒，众也，司徒主教化。《周礼》谓惟战事付司马，狱讼付司寇，此外治民之事，

皆司徒掌之也。儒家治民，最重教化，此为其出司徒之官之本色，其欲合西周以前之法，斟酌而损益之。其处己之道，最高者为中庸。待人之道，最高者为絜矩。中庸者，随时随地，审处而求其至当；絜矩者，就所接之人，我所愿于彼者，即彼之所愿于我，而当以是先施之。]

道家，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古之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为君人南面之术。”其宗旨：一在守柔，一在无为，所称颂者，为黄帝时说。]

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汉书·艺文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盖古明堂、清庙、辟雍，皆一物也。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谓：“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选士，皆在其中。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实同。”（详见《续汉书·祭祀志注》）阮元《明堂说》谓：“有古之明堂，而有后世之明堂。古者政教朴略，宫室未兴，一切典礼，皆行于天子之居，后乃礼备而地分。礼不忘本，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以存古制。”（见所著《揅经室集》）盖古之清庙，原极简陋，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即欲以清庙之旧法，救当时之弊。其根本义曰兼爱，即所谓夏尚忠。其所欲行，盖夏道也。由兼爱故不容剥民自奉，而节用、节葬、非乐之说出。由兼爱故不容夺人所有，而非攻之论出。]

名家，出于礼官。[《汉书·艺文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古之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礼主差别，差别必有其由，深求其由，是为名家之学，督责之术；必求名实之相符，故与法家，关系殊密也。]

法家，出于理官。[《汉书·艺文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为切于东周时势之学。东周之要务有二：一为富

国强兵，一为裁抑贵族。前者为法家言，后者为术家言，说见《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言术，公孙鞅言法，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法家宗旨，在“法自然”。故戒释法而任情。不主宽纵，亦不容失之严酷。]

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古之历法之官。）[《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古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邹衍为大师，本所已知，推所未知。其五德终始之说，亦犹儒家之有通三统之论也。亦欲合西周之法，斟酌而损益之。]

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汉书·艺文志》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古行人之官。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又曰：“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则正指苏、张之流也。]

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汉书·艺文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古者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孟子》所载云许行，实为农家巨子，其言有二：一君臣并耕，一则物价但论多少，不论精粗也。此盖皇古之俗。农家所愿，即在此神农以前之世也。]

杂家，出于议官。[《汉书·艺文志》曰：“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盖专门之学，往往蔽于其所不知。西汉以前，学多专门，实宜有以祛其弊。故但综合诸家，即可自成一学也。所谓议官，盖即《管子》所谓“啧室”（《管子·桓公问》：“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欲立啧室之议，人有非上之过内焉”），而秦、汉之议郎（秦置，掌议论，汉特征贤良方正之士为之，秩比六百石，统于光禄勋。晋以后废），盖即古议官之制。而齐稷下谈士，四公子之养客，皆为此类。]

小说家，出于稗官。[《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疑《周官》诵训、训方氏之所采正此类。九流之学，皆出土大夫，惟此为人民所造。《汉志》所载，书已尽亡。《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六引《风俗通》，谓宋城门失火，汲池中水